

■ 姜南

妈妈爱吃鱼头

——室迩人远

我至今清楚记得，高考那年的作文题目是《妈妈爱吃鱼头》。那是一篇看图作文，有两幅漫画：一幅画着年轻的妈妈对年幼的孩子说“妈妈爱吃鱼头”，慈爱地把鱼身夹给孩子；一幅画着长大的孩子对年迈的妈妈说“妈妈爱吃鱼头”，利落地把鱼头夹给了老人。我已经不记得当初的作文如何落笔，想来应该是声情并茂、夹叙夹议的——因为，我的母亲曾经也只爱吃鱼头。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离渔港不远的小镇，渔获供应很丰富。那时一般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猪肉，家里日常的荤菜就是鱼了。但吃鱼也不完全自由，平时吃的多是一两毛钱一斤的巴浪鱼、炮弹鱼等，鲳鱼、带鱼、马鲛这样的名贵鱼，偶尔才会调剂过过嘴瘾。既然名贵，做法就讲究些。在我家，半腌入味的香煎鱼，鲜香无腥，最受欢迎。每次做香煎鱼，那香气直窜房前屋后，绕梁久久。待端上桌，母亲会在我们急切的注视下把鱼肉平均分配，然后坐在一旁，目光满足地看我们一扫而光。等我们咂嘴停箸，她再就着盘中的鱼头鱼骨收拾残局。那时还奇怪，母亲为何净爱吃鱼头、肥肉、毛蛋这些东西我们讨厌的东西。那时不知道，她看我们的目光，是后来我一世都走不出的怀念。

母亲是岛西女子。秀气娴静的模样下，是一副风风火火的脾气。

那年母亲落实政策从农场调回县城。为方便上班，买了一辆单车。她协调性不好，练了一天还是没掌握上下车的要领。但这难不倒她。第二天出门前，她挨着走廊，跨上单车，一路叮铃铃地走了。到了单位，再找一棵树，倚着，

■ 黄道娟

悠悠藤桥河

——烟火珠崖

藤桥河，海棠儿女的母亲河。是海棠区的一张名片，一个标志，一个符号，亦是一份情怀。

太阳西斜，云朵在天上游弋，如绸缎般柔软，藤桥河畔泛起粼粼波纹，披上了一件金光闪闪的衣裳。褪去白天的燥热，凉风习习，河堤上有村民散步，有游客拍照，有居民垂钓，尖嘴形的小木船三三两两漂浮于岸边，随着河水波涛的节奏摇摆。小木船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已然成为了一道风景。因为船的主人已经住上了别墅，不再以打渔为营生，过上了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活。

村民的自建小楼在河岸边长长的堤坝上一字排开，傍晚时分，小楼里各种营生开始了最忙碌的时刻，民宿、餐馆、酒吧、咖啡厅、奶茶店、蛋糕店、水果店……一条悠长的河流，一条匍匐于地母之躯的河流，从莽莽苍苍的大山深处奔流而下，蜿蜒曲折，浩浩荡荡来到三亚海棠区，这就是藤桥河。长年不断的河水滋润了这一代又一代海棠儿女，就像河流的乐曲中一个个灵动的音符，演奏着永不停息的生命交响曲。

藤桥河发源于保亭南部的昂日岭，由东河和西河组成。当地人称为溪，故靠河东边的村子名为东溪村。据《三亚海棠湾乡土人文录》记载，正是因为东

■ 梁惠娣

笔杆球迷

——文艺随笔

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，让万千神魂颠倒的球迷义无反顾地过起了昼夜颠倒的日子。在这些熬夜看球的球迷中，有一些抓笔杆的“铁杆”球迷——作家。众所周知，作家是爬格子的一般好静不好动，但作家之中不乏足球发烧友，他们与绿茵场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他们也关注足球，还写球评。品读作家球迷笔下的足球，令人别有一番感悟。

作家肖复兴是个资深球迷，在他写的《足球哲思》里，对足球有特别的理解：“足球和地球是同圆……足球让人狂欢，也让人们审视着自己，同时发现着自己……”

作家胡廷武说，足球标志着“人的永远年轻”，它代表着人类的乐观，体现着人的快乐精神。他在《黄金一代的傍晚时光》里说：“有时我会想，杰出的球星，就像是通行世界的邮票，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标志性的光荣，带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拥有他们的国家真是一种幸运。”

作家余华也是个“铁杆”球迷，

慢慢下来。下班时，还要将顺道放学的我一并捎回。怎么办呢？她还是找了一棵树，自己先跨上座车，把着车头，再让我爬上后座，如此虽然稳了，却又骑不动。恰有同事路过，顺势推了一把，我们又叮铃铃地上了路。到了家门口，车刹住了人却不知如何下来，只得单车一歪，娘俩齐倒地，给土地公公作了揖。如此数日，她总算学会骑车了。

母亲很爱尝试新奇事物。当时她所在单位是科技部门，主要工作就是向广大群众推广最新引进的各种高效高产的农业技术。她虽是行政人员，却不折不扣热情高涨地响应单位号召。我家那方十几平方米的小天井，就成了家庭科技实践基地。那几年，她养过高产蛋的来杭鸡，能卖毛的长毛兔、长肉快的大白猪，还种过一茬又一茬的木耳、蘑菇。很快，饭桌上有了肉和蛋，极大地提高了我家的生活水平，还带动了一大片左邻右舍前来取经实践。对于要加入养殖生产的邻居，母亲不遗余力，从育种送苗到培训指导，教得会就教，教不会就设法请单位的技术员来支援。时间不长，效果就出来了。看到邻家的鸡下蛋多，蘑菇长势好，她好像生产队长带出了先进户，步子都轻快不少。在不断摸索中，她也成了半个技术员。育肥提壮不必说，就是鸡啊兔啊猪啊生了病，她也能自己配药打针。

参加工作后，母亲当过工人、教师、文秘、会计，每一样都从零开始，每一样都毫不含糊。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母亲常年独自带着我们生活，她像个陀螺般转个不停。我见过她清晨六点顶着露珠割胶归来，见过她深夜修改第二天的观摩课件，见过她为核年终报表一遍遍拨打算盘。我见过她凌晨四点起身生火熬煮猪食，见过她冬夜为我们拆织不断加长的毛衣背心，见过她大年三十通宵赶制全家的过年新衣。但她的倔强抵御不住岁月的磨损。四十多岁时，母亲生了一场大病，从此几乎就再也不能站立。她先后动过几次大手术，经受了我们无法想象的身心重创，可我未曾见过她沮丧落泪。吃饭时，她一如既往地爱看着我们，一眼又一眼。

母亲家乡的海岸，长着许多仙人掌。在那里，我第一次见到成片的仙人掌，在干旱贫瘠的沙地上，坚韧站立，开花结果。

溪村民在河上用藤搭桥，“藤桥”地名由此而来，自宋熙宁六年开始，已有近950年的历史。

藤桥河滋润了广袤的海棠大地。这是一条美不胜收的河，河岸边有椰林，有瓜果，有野花，有苇草，站在河岸边，椰影浮动，落叶飘舞，不时有飞鸟掠过河面，发出清脆的鸣叫。河岸边村民自建的小楼里，一楼都成了商铺，店面不大，但是足以容纳村民和游客们开怀畅饮，把酒言欢。

傍晚的藤桥河是最热闹的，三两好友相聚，把酒言欢。一盘历史悠久，名声远扬的传统招牌菜“藤桥排骨”端上桌来。据说“藤桥排骨”对原材料非常讲究，需采用本地农家自养土猪之排骨，以姜蒜汁、红糖等料腌制入味，再慢火油炸至熟。成品色彩金黄、甘香四溢，入口鲜咸微甜，外焦里嫩。

月光下的藤桥河是最美的。水汽氤氲的雾岚中，树木影影绰绰，椰树婆娑摇曳，摆动少女般温柔而美丽的身姿。碧绿清澈的河水，缓缓流淌；两岸树影倒映水中，偶尔还有白鹭一掠而过……在藤桥西河的桥头公园里，人们在公园里跑步、打球、跳舞、唱歌，河水在脚下悄无声息，斜贯而过，人们亲水、近水、悦水，这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活场景。

入夜，在街边小市，有村民售卖河里现钓的鲜鱼，鱼儿还活蹦乱跳的。河流生态变好了，鱼儿又回到了它们曾经的家。越来越多的生命正在“用脚投票”。鱼儿多了，鸟类来了，生态宜居，幸福河湖。此情青绿，山河如画。

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，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。生活方式改变了，不再以捕鱼养鱼为生的村民把垂钓当成了生活调味剂，偶尔驾着一叶扁舟荡漾河中，陶然娱乐。

说起藤桥河，不能不说椰子洲岛。在藤桥河的出海口，有一个号称“水上森林”的椰子洲岛。小岛是藤桥河的画龙点睛之笔，是藤桥河的灵魂，是河之翡翠、河之心肺。上岛的交通工具只有船只。远远望去，岛是独立的，立在水中央，岛上连片的椰林，郁郁葱葱，绵延无边，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在港湾里徐徐铺展开。椰岛的四周被平静的河流包围着，难以想象，一公里外就是汹涌澎湃的大海。碧蓝清澈的河水，远处青黑色的叠嶂山峦，满目清新，与略带咸味的空气中浸透出的静谧，构成了一幅绝美脱俗的画面。让人顿觉海阔天空，宛如人间仙境。

水清岸绿，鱼翔浅底，莽莽苍苍的椰子洲岛成了飞鸟的乐园，成了螃蟹的家园，也成了村民丰饶的乐土。

后院有一棵石榴树，6月，树上结满了满树的小石榴。月初，邻居见树丫有一个鸟窝，扶了楼梯去拍抖音。鸟在抱窝，见了人，呼噜噜飞走了，栖落在瓦上，盯着来人。邻居走了，鸟又飞了回来。

翌日，邻居又来拍抖音。鸟又飞走了。我妈妈开院子的门，鸟很警觉，飞上瓦檐。我妈妈开了三次门，鸟弃巢而去。我妈妈说：前几次开门，鸟都不飞走，拍了两次抖音，鸟也不管窝里的蛋了。

过了两日，窝里的蛋少了两个。我妈又说：四个蛋，怎么会少了两个呢？肯定是被猫摸吃了。

我扶了楼梯去看，说：蛋是被小蛇吃了，猫不是省油的灯，这么小的蛋，一口气吃完。蛋是小蛋，和鹌鹑蛋一般大，蛋壳粉红暗褐，密布点点褐斑，椭圆形。我把蛋摸下来，说：蛋醒（方言：蛋醒即蛋变质）了，没办法孵化了。蛋摸在手上，柔滑，凉凉的。

拍什么抖音，毁了一窝蛋。这只白头翁在石榴树上，孵了三年的小鸟，怪好玩的。明年可能不来了。我妈妈说。

白头翁弃巢而去三天了，我才知道。白头翁的蛋，隔了半个小时没有孵，就会醒。即使发现弃巢，把鸟蛋收起来，放进抽屉，点白炽灯，也可以孵化出来。这个事，我干过。

白头翁是白头鹎的别名。黑头翁是黑头鹎的别名。它们同属鹎科鹎属，分属白头鹎种、黑头鹎种。它们的的外形特征不仅仅是头上一白一黑，上体羽毛也完全不一样。白头鹎上体褐灰或橄榄灰、具黄绿色羽缘，使上体形成不明显的暗色纵纹，尾和外形特征不仅仅是头上一白一黑，上体羽毛也完全不一样。白头鹎上体褐灰或橄榄灰、具黄绿色羽缘；黑头鹎上体橄榄绿黄色，腰羽浅亮，羽片中部黑色，羽基深灰色，尾上覆羽发达，鲜橄榄黄色，具深黄色斑端。它们最大的差别在于：白头鹎不畏惧人，黑头鹎畏惧人。

在城市的街道、公园、小区，最多见的鸟是：麻雀、白头鹎和绣眼鸟。它们在绿化带、停车场、单位小院找食吃，甚至来到办公室啾啾啼鸣。因为与人亲近、友善，并称“城市三宝”。它们“随遇而安”，在绿化树、公园芦苇、阳台花钵、瓜架、大楼墙缝、空调管等营巢。

我生活的小区附近有一个小公园，有一个面积约两亩的小湖和一块面积约七亩的绿化地，我常在傍晚去散步。绿化地有40来棵樟树、2棵池杉、3棵柳树和20来棵垂丝海棠。上百只白头鹎在这一



《南海潮》(油画) 陈奕文 作

作家贾平凹的爱好不多，时间也不宽裕，唯一能让他慷慨付出时间、投入精力的竟是足球。贾平凹戏称自己“假(贾)球迷”，他除了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，还在一些报纸上开辟专栏，谈论论道。他看球说球，实则是在看世事，说人生。他说：“足球里有世相人生，有人生冷暖，有幻化的精神世界，只有安安静静，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”

作家余华也是个“铁杆”球迷，

——大地岁时

——傅非

白头鹎

带活动、栖息，但不成群。小公园侧边有一个小型停车场，白头鹎落在车上肆无忌惮地排粪。有一次，我坐在车上等人，关着车窗看手机，白头鹎站在舷窗，对着反光镜照镜子。它鸣叫着，摆着体态，脖子一伸一缩，调皮地眨着眼睛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精彩表演。我打开车门，它呼噜噜飞到樟树上。

去公园散步，一般是吃了晚饭去，虽已是华灯初上，但白头鹎和乌鸫还在地面活动。它们都是夜宿很晚的鸟。白头鹎站在枝头上睡觉，身子被樟树叶遮挡着，缩着头。

我喜欢种树。树有荫，空气好，静音，挡灰尘，还引来鸟。我后院不大，种了两棵枣树、四棵柚子树、一棵梅树、一棵梨树、一棵枇杷树和一棵石榴树。鸟喜爱在枣树和石榴树营巢。这十年，白鹇鸮、白腹蓝鸮、灰头灰雀、栗鹀，都在枣树营过巢。白头鹎却选择在石榴树“安家落户”。后院，很少有人来，清静。枣树开花，蛾蝇蜂来吃花粉，嗡嗡嗡，进了院子如进了养蜂场。鸟来了，屋顶上晾衣杆上树上，鸟捕食昆虫。这个季节，正值白头鹎孵卵育雏。

在3月初，白头鹎在屋顶上鸣叫。它的鸣叫清脆洪亮：嗒咕哩嗒嗒。它叫一声，扭动一下脖子，前胸起伏，间歇三秒再叫。叫了一阵，引来“情侣”，飞到枣树上进食、嬉戏。它们去衔草茎织巢。营巢是白头鹎最忙碌的时候，飞来飞去，往返不歇。

在体型较小的鸟类中，白头鹎对营巢的草茎是极其挑剔的。如棕腹仙鹟、旋冠噪鹛、褐头雀鹛、纯色山鹧鸪、黑眉柳莺、白斑尾柳莺、黑尾蜡嘴雀等鸟，以枯枝、地衣、草叶、草茎、破布条、棉花、羽毛、塑料皮等材料织巢。有的鸟干脆不织巢，占用别的鸟巢或利用废弃的旧巢，甚至在岩石洞或树洞以洞穴为巢。而白头鹎只选干净的草茎，篾匠师傅编鱼篓一样，编得密密匝匝，内室铺以柔软的草衣。白头鹎

是十分爱清洁的鸟，及时清理鸟巢。

它洗澡，选干净的河流、溪涧、山塘、湖泊、水潭。假如鸟有灵魂，白头鹎藏有高贵的灵魂。它不在污浊的地方过夜，不在污浊的水域洗澡。它洗澡，像个顽皮的孩子。它在石滩站一会儿，轻快地鸣叫，翅膀扎入水里，飞快地拍翅膀，飞出水面。抖落一身白亮亮的水珠。再而三。夏季，我们徜徉在山中，常见褐河乌、燕尾、蓝翡翠、白头鹎扎在溪涧洗澡。

在石榴树营巢之后，白头鹎抱窝育雏。初夏便很快过去了。鸟出生一代，时间便远去一季。鸟的自我更生，便是时间在轮替。

我爸爸有午睡的习惯。他喝了小酒，靠在床上看电视，看了半个小时，便呼呼睡去。电视机却开着。我爸爸喜欢看央视戏曲频道，传统戏曲剧目也就那么几个，他百看不厌。白头鹎站在窗口看电视。隔着玻璃，白头鹎翘着脑袋，看得很专注。人不惊扰它，它是不会飞走的。

我在院子摆了一张躺椅。下午，我在躺椅里打瞌睡。石桌上，放着书、茶，和南瓜子。我喜欢吃炒南瓜子，一边看书一边吃。我瞌睡了，白头鹎来吃。我醒来了，白头鹎还在吃。我看着它，它看着我，继续吃。它在我书上拉白白的粪。有一次，我抱着盘子睡，它站在我腹部吃盘子里的南瓜子。

白头鹎在3~6月孵卵，一季孵1~2窝，一窝3~6枚。因为邻居拍抖音，糟了四个蛋，我妈妈难受了好几天。她年迈，很少去串门走动。走路都困难的人，有一个院子守着，养几只鸡鸭，看鸟飞来飞去，是很好的安慰。陪伴我妈妈最多的，并不是子女，而是地上和树上的禽类。鸟叫了，她起床。鸟不叫了，她关门。鸟睡了，她也睡了。鸟是她生活的一部分。

过了半个月，白头鹎又来巢里孵卵了。我妈妈真是欣喜。她关着门，再也不让人进后院了。很多种鸟在孵卵不成功时，会再发情一次，求偶、孵卵。白头鹎属于这类鸟。

11月，我取出窖藏的酒，开坛。这是高粱烧烺薏米的封缸酒。我取出薏米(三斤)，装在一个大钵，放在石榴树旁的露天阳台上。薏米浸透了酒，香味浓郁。第一天没有鸟来吃。第二天来了十几只麻雀、灰雀、白头鹎吃薏米。它们轮番吃，吃着吃着，睡在了地上。它们吃醉了。

足球在他的生活中占着很重要的分量。他认为写作就好像一场足球比赛，构思的时候像教练，写作的时候像球员。写的过程就是进攻，文章的修改就是防守。看球赛就好像在读一本充满悬念的小说，你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。他的比喻听起来很形象，甚是有趣。

湖北作家池莉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球迷，足球大赛期间，她闭门谢客，躲进房间里不分昼夜地看球。有陌生人打来电话，她赶紧告诉对方，池莉不在：“因为往往是最精彩的进球，会发生在你接电话或上厕所的时候。”在《给你一轮新太阳》一书中，她阐述了自己对足球和人生的独到见解，她认为足球既有方又有圆；既要勇敢又要智慧；既有艰辛的漫长奋斗又有成功的辉煌瞬间。她曾经说过，每场足球都是一个文学作品，都像一个大片，因为它有悲欢离合，高潮起落，开始、过程、高潮、结局，还有悬念，还有瞬间情节的变化和命运的起伏跌宕，一个情节都不差。

■ 王应际

白沙行(外一首)

一路青山绕紫霞，
轻歌引我到白沙。
雨林悦目目光远，
村寨怡情玉树华。
九曲兰园香满袖，
半盏茶岭翠无瑕。
万重绿韵传千古，
最美黎乡百姓家。

◎初春到白沙茶园

白沙翠岭醉初春，
弦絮黎乡客梦频。
明月山房遗远韵，
清茗万里酬知音。

夕照和夜

■ 文振鹏

夕照隐没在秋的凉亭
山丘上的萤火低垂了
洒下一片流光的水
你眸子下蓦然出现黑夜
它是初初的夏
是晚节的冬
野菊的招盼是我的眠床

请原谅我
陪着纷落的秋叶睡去
你眸子里的夜
旅行在缭绕的星空中
卷入我彩虹色的梦。

台风夜

■ 钟少勇

这个刮台风的夜
一岁的孩子，傍晚开始不活波
测温计告诉妻子和我
孩子的体温持续上升，就像屋外的风雨
时而骤急
孩子在我 and 妻子轮换的怀抱中睡着醒哭
我们间隔两个小时用温毛巾给孩子擦拭
凌晨，孩子的烧退下了

多年前刮台风的夜
父亲撑着自行车，后座驮着母亲
和母亲背上的孩子，迎着风雨往镇卫生院赶
手电筒浑黄，父亲眼睛闪亮，身手敏捷
避开泥水坑，躲过倒伏的大树

今夜，想起一棵树，和许多年前那夜
想念隐隐作痛

海甸岛写意

■ 黄辛力

海甸岛的霞光
挽留了我
让我不再是匆匆过客
多少年的暮鼓晨钟里
我听到了震荡灵魂的声音
那里有爷爷的木屐声
有奶奶的叮咛声
还有悲壮的枪林弹雨声
它们伴随着钟楼的报时声
荡漾在海甸溪的涟漪里
荡漾在琼州海峡的浪滚波涛里

海甸岛从未静止过
岛的上空小鸟在自由地翱翔着
白沙门的三角梅在自由绽放着
海大东坡湖的鱼儿
在欢快地跳跃着
所有的障碍都无法阻挡
出海邮轮的声声汽笛
都无法抗拒东西南北的食客
轻松入口的美食

海甸溪畔的垂钓者告诉我
西溪里的万家灯火告诉我
捕捞村靠岸的船儿告诉我
一到六庙的先贤告诉
人民西里飘香的海南粉告诉我
海甸岛是块福地
每天都能从容地面对
潮涨潮起